

辽宁省领导深入基层引导企业负责人

全面理解四中全会精神  
稳定企业改革大政方针

本报沈阳9月23日电 记者段心强报道：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中，辽宁省委不时听到来自企业的疑虑：提出调整企业是企业的“政治核心”，是不是会影响厂长的“中心地位”？生产经营和思想工作会不会出现“两张皮”？反腐败中对生产经营中问题的追查，会不会影响企业经营的积极性？

面对这些问题，省委认为：辽宁是我国的工业基地，能不能稳定住企业事关重大，而解除他们的疑虑又是稳定企业的关键。因此，省委委书记金树仁带领“一班人”分头到全省各地调查研究，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解除疑虑，稳定了厂长、党委书记和职工的思想，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企业更加充满活力。

金树仁到辽阳、抚顺、本溪、辽阳、大连等市调查研究，听取了30多个企业100多名厂长、党委书记和其他干部的意见，还走访了一批工人，针对各单位不同的问题作扎扎实实的工作。在沈阳，他和中捷友谊厂、电机厂、电冰箱厂和金杯汽车公司等十几个企业的负责人座谈，发现一些人认为在提出调整企业是企业的“政治核

心”，厂长的“中心地位”就保不住，厂长负责制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金树仁说，党组是“政治核心”，是指党组是企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厂长负责制是指厂长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面负责，保证经营系统畅通。两部分分工负责，又互相联系。既坚持党组是“政治核心”，又维护厂长的“中心地位”，是对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过去强调厂长负责制就把书记说得“一团糟”不对，现在强调党组的核心作用就把厂长、经理也不对。

在本溪、鞍山、营口、阜新等市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省委副书记王巨禄，常委、

宣传部长王克勤，就生产经营与思想工作工作会不再出现“两张皮”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他们说：过去出现“两张皮”是因为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方针造成的。现在全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委书记也好，厂长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只是分工不同。厂长组生产，党委书记组思想工作，都必须渗透到生产经营过程中才能开展，都是围绕企业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工作的。怎么会出现“两层皮”呢？过去由于赵紫阳同志错误的干扰，许多地方削弱了思想工作。当务之急是厂长、经理和书记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考

虑，认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要因为考虑虚的权力大而牺牲了实在的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长春和其他领导同志在锦州、营口、大连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厂长、经理看到在惩治腐败中处理了几个厂长，就认为是整他们的信号，情绪不高。因此，省委负责同志创制案例，用事实向厂长、经理说明，腐败分子在打击之列，但不能因为出了个别蜕化变质分子，就改变对这支队伍的基本估计。要注意把企业里正常的经营活动、业务来往（包括这方面工作上的失误）与腐败行为区分开来。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坚持；不对的，改过来。要下决心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

30年来最大的群英盛会  
全国劳动模范 表彰会筹备就绪

国务院将授予2793名先进人物荣誉称号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张国家报道：经过半年多紧张、认真的工作，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今天在日坛宾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表彰大会定于本月28日在北京隆重开幕，并将组织全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参加建国40周年的庆祝活动。欢迎各国驻华新闻机构的记者朋友们采访和报道大会。

这次表彰大会是自1959年时隔30年之后的第一次人数多、规模大、范围广的群英盛会。将

被国务院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中，有全国劳动模范1988名，先进工作者805名。他们分别来自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教育、科研、政法等51个系统或行业。此次评选出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值得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和发扬。

出席这次表彰大会的还有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英雄模范190名、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老劳动模范代表71名。他们将作为大会特邀代表出席大会。



我们是国家主人

安徽省砀山县官庄坝镇张老家村 张世居 王文香 刘福印 魏正德

可是，盼来盼去当时砀山县就是没有责任制的影子。我们要队队长带头实行责任制，队干部总是不愿意顺着我们的心意干。我们急得在队干不下去了，于是4个人整夜想了两个通宵，你一言，我一语地写出了这篇稿，说我们的心里话。我们说：我们都希望国家能够很快富强起来，群众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当前，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是发展生产的好办法，我们迫切地要求采用这种办法。这篇文稿带着我们的心意与呐喊，飞向省城合肥，后来又飞向北京，飞向全国！

当初，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干部，对我们的举动很不理解，说了不少风凉话，什么“起风潮”呀，“闹腾嘛”呀……听了真叫人生气。可是我们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该向党和国家说话的话，就得理直气壮地说，怕啥！我们4人是贫农出身。旧社会国家如何穷过嘛，年长的王文香至今常常常讲起大伙时。如果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一个还都不是讨饭的，哪有今天！我们这些人对党和国家第一个名、拿王香来说，1954年在二带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干部。3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们渡过肚子，嘴上也没有一点怨言。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呀，当主人就要有个主人样

中国政府平暴发生在北京的革命暴乱已经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来，国际社会对这场风波的真相和性质有了更全面、更客观公正的认识和了解，谎言和谣言日渐失去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政府平暴暴乱表示“理解”和“支持”，还有一些国家开始改变立场，准备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对华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智和现实的考虑，是值得欢迎的。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重新衡量和评估对华政策、调整自己的行动之时，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却发出了极不协调的声音，提出了一些离奇的论调。他们公然提出恢复和发展中国关系的论调要“以中国尊重基本人权”和“实行真正的改革和开放”为“先决条件”。有的甚至提出什么“以经济合作换民主”。前不久，西方四国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中国问题”的决议，公然谴责我们“无视人权”，要我们“创造条件”以恢复和西方关系的“基础”。在对华关系中，西方国家某些当政者公然逼迫我们改变国内政策，作为改善关系的基本条件。这是国际关系中所罕见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条件。如果坚持上述的先决条件，就是十足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于这种霸权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企图，中国人民所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而且大量的材料也已经表明，发生在北京的这一场风波，是极少数人在幕后策划和挑动的，其目的在于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它决不像某些西方新闻机构所歪曲的那样，是一场所谓的争取民主和人权的运动。平暴反革命暴乱，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斗争，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之举。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容许这样的动乱和暴乱任意蔓延。中国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所采取制止暴乱的措施，这一做法不一定合乎某些西方国家的胃口，但这决不能成为横加干涉的理由。即使那些起劲地指责我们的西方国家，国内也发生过种种暴乱，采取过平息暴乱的措施，我们并不因为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而干预它们的内政，不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甚至提出什么改善关系的基本条件。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有什么权利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如加横地一再指手划脚呢？

这更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西方政界人士还提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条件是要中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来”，“实行真正的改革和开放”，这种提法本身就极其荒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平暴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后，中国领导人曾多次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将迈得更快、更好、甚至更快。这是人所共知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有些人土还喋喋不休地要求中国“实行真正的改革和开放”是什么意思呢？说穿了，就因中国实行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的改革开放，不对他们的胃口，他们所谓“真正的改革和开放”，是什么含意呢，就是要中国人民不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而是要听从他们的指挥，按照他们的愿望和模式来进行改革和开放。这是打着“算盘”。我们要告诉这些人，中国人民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改革开放向什么方向发展，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实践已经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改革开放，是符合中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政策，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会作吞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决不会堵塞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

人们认为，国际关系中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也不论是穷国富国，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历史证明，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正确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兰西共和国为反对欧洲封建专制王朝对革命进行干涉而提出

矿工公寓

山东兖州矿务局兴隆庄煤矿盖了一座22层的矿工公寓，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公寓内部设施齐全，清洁卫生，安静舒适，为矿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休息和娱乐的环境。

杜索河堤

我们呼吁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符合党心、民心的。很快，农业增产竞赛责任制在砀山县也推广开了。我们的心终于实现了。10年过去了，还有人对我们说：“还是你们4人有眼光！”这不，10年来我们可真是一个“巨人”！现在生活虽说不上好到头了，但“常年吃细粮，住着砖瓦房，银行有存款”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是全国闻名的砀山酥梨产地。这几年，我们响应县里的号召，在保证粮食产量的同时，利用黄河故道沙滩，种了不少梨、苹果什么的。瞧吧，再过一个四五年，家乡成为名副其实的果园，我们的日子就更红火。

想想这40年，想想这10年，我们打心眼里感到，庄稼长成了国家主人，企伙着党的社会主义制度好，使着我们的领导好！前不久发生动乱时，一些人竟然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们绝对不能答应的，也是亿万农民绝对不能答应的。

(张世居执笔)

本报记者袁建达、新华社记者格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扶贫工作会议今天上午在这里闭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在会上讲话时提出，各地要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要把这项工作摆到民族团结进步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位置，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贫困地区，力求多办实事，使贫困群众定期解决温饱问题。贫困地区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等、靠、要的思想。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杨正文、通讯员曹凡亮)在江汉油田一口油井燃烧了一个星期的井喷火，经过3000多名干部职工全力扑救，22日下午5时15分已被扑灭。

这口位于江汉油田高产油气区的油井，是9月16日发生喷火的。当日凌晨5时45分，作业的井队把钻杆打入地下1483米，突然发生井喷，继而喷火，火势最大时火焰高达45米。井架设备当场被烧塌，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余万元。

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极为重视。湖北省省长郭振乾、17日就赶赴现场，组织指挥灭火作战；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四川石油管理局及时派来了灭火专家；湖北省公安厅从全省10多个单位抽调200多名消防人员和30余辆消防车、干粉炮车，参加灭火抢险工作。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

了这一原则。但是，在其后的历史中这一原则并未真正实行。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疯狂推行侵略、掠夺和奴役殖民地的政策，导致了无数次的冲突、战争和屠杀。不干涉内政只是一句空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不干涉内政原则遭到法西斯侵略势力空前践踏的历史教训，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联合国宪章》及其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中都得到了确认。随着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对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的呼声越来越高，1955年万隆会议上，由中国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郑重地写进了万隆会议公报。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强权政治的立约，越来越深入人心，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3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被证明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正确原则。坚持这些原则，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相反，如果这些原则遭到破坏，不要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改善，而且会触发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国际气氛就会大大毒化，世界就会动荡不安。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不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多么遭人痛恨，受到强烈的谴责；不管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多么为人所不齿，遭到各国普遍反对，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自以为“法官”自居，以干涉别国内政为己任，对一切不合他们意的事情，横加指责。这种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至今仍在继续，但当今世界非昔可比，任何国家想要充当世界的“法官”，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有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过时”，当今最流行的价值观念是“人权”。这种观念是毫无根据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由于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各异，加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千差万别，对于人权，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我国政府一向尊重人权问题。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了

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个人的各种权利，但人权不是绝对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使受到法律的制约，也不能不受法律的制约。我国根据宪法和法律平息反革命暴乱，这与人权观念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国家有些人总是把他们的价值观念作为处理国际和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和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这是一种强权政治的表现。他们鼓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过时”，妄图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代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如果照此办理，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那还有什么国际关系准则可言？天下岂不乱套了吗？可见，某些西方国家高唱“人权”是假，行干涉内政才是真。这就告诉我们，围绕着维护还是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还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同时，这也再一次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没有过时，而且坚持这些原则今天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最近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并主张以此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在这里我们再次重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地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国际关系的准则，积极发展同世界上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新中国4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是一个讲原则、守信用的国家，她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也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今天，我们同样不能接受某些西方国家妄图强加给我们的先决条件。现在，某些西方国家同我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责任不在我们。为使国家繁荣昌盛，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重新关闭，解除还需等待人，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对华关系，关键在于那些西方国家抛弃偏见，把目光放远一些，从长远利益出发，采取明智的对华政策。我们相信，只要这些西方国家改变了那些错误的见识和短视的做法，尊重事实，尊重国际关系准则，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那么，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双边合作关系，必将得到恢复和稳定的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闭幕

司马义·艾买提强调利用地区优势开发扶贫

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改变生产条件，改变落后面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他说，要大力改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否则，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生产生活也是很难以保持稳定的。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智力开发。

交流经验 洽谈业务

800名中外企业家欢聚北京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曹凡亮) 800名中外企业家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

商业企业访华团、美国企业代表团、美国王安电脑公司和法国罗素化学公司等200名外国企业家、一些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经济、商务参赞，以及600名中国大型企业的企业家。

王首道、程思远、薛暮桥、马洪、吕东等同志参加了联谊会。

江泽民代表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在会上讲话说，大家在会上的讲话，北京设备当场被烧塌，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余万元。

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极为重视。湖北省省长郭振乾、17日就赶赴现场，组织指挥灭火作战；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四川石油管理局及时派来了灭火专家；湖北省公安厅从全省10多个单位抽调200多名消防人员和30余辆消防车、干粉炮车，参加灭火抢险工作。







(上接第二版)

### 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

上海的这场学潮和政治风、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4月15日—4月26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僧舍胡耀邦同志逝世为名，掀起一股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浪头；从4月26日—5月20日，学潮由学生向社会扩散，出现“要求北京民主联联”，“声援六四学潮”，反对4·26决议，要求承认非法组织，要求所谓“新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游行、静坐、绝食、请愿；从5月20日—6月4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后，继续出现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同志、明目张胆地反对戒严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游行，继而发出“空校罢课”；从6月4日—6月8日，在“高自联”策划下，几千学生和一批社会渣滓混成一气，上街砍伤车辆、堵塞交通，造成全市交通瘫痪。

这场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首先表现在学潮初期的小小书报、标语口号就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动乱性质。其中一类是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4月15日，在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天，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一条评论说：“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4月18日，一条大字贴出一题为《暨世传》的文章，公然喊出：“本不死不死，除非更好时”；“上帝把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收留去吧，别只召去了耀邦”。4月18日张贴于华东师大内的一张大字报煽动说：“民主必须化，自由必须大，政府可以骂。”另一类是煽动学生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如“追查胡耀邦的罪过，去其真相”；“重新评价耀邦”；“重新评价1986年的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还我方、刘、王”等等。还有一类是反对党和整风方针，煽动“倒郭保赵”的。4月22日，张贴在复旦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称李鹏同志今年3月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攻击的檄文”；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央领导同志称为“保守派”，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支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封为“改革派”，把四十年代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歪曲为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4月19日张贴于华东化工学院的一张题为“我们行动的檄文”的大字报说：“改革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应该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样，中国将导致何种局面”；“我们应该象实际行动支援改革派，象莫斯科世界支持利刃那样支持我们的改革派”。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世界经济导报》抢在4月23日提前出版了第439期，擅自直白地提出了这次动乱的两条政治纲领：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问题，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由错误的总称为“保守派”，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支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封为“改革派”，把这两个对立面的政治纲领，其目的正如钦本立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是要邓小平小计得计”。这期报纸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严重批评，并责令它停止发行。在这以后，《导报》某些人就不断出山到上海各主要高校，利用学潮制造动乱。许多高校的大小书报也相继张贴这两个政治纲领大做文章。

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以及某些非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那么一些组织策划的“智囊”，他们活活充当了幕前幕后，诱引无知学生的角色，成立非法非组织，进行秘密策划、采取恐怖行动，直到大规模破坏交通、制造混乱，一步步登上动乱的战车。

复旦大学有一个以“文化与传统”研究中心教师叶茂强为首的七名智囊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公然对复旦各派学生组织宣布：“智囊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的事一定要执行”。在这次动乱中，复旦大学生学会搞煽动、闹绝食、堵校门、设路障等活动，几乎都有这个“智囊团”在参与策划指挥。甚至复旦“自治会”和上海“高自联”在同期编制的各种宣传品，不少也是他们起草或修改定稿的。5月26日，叶茂强还跑到上海“高自联”秘密召开的第21所高校代表会议上，为学生头目们分析形势，指点一下“行动方向”。他说，昨天下午，我们理论界开了一次会，认为：“一是万万—面上采取高压政策，学生要进行自我保护，‘高自联’和各校‘自治会’的财政应断绝来源，以备后用；二是要准备持久抗战，不仅要进行游行、绝食、静坐、静坐，还要深入群众”，“要把自己组织的种子埋下去，让他生根发芽”，并称：“这就是我们对形势的总体指导”。

华东师大学生会副主任陈佩华，在这次动乱中，一方面为学生出谋划策，充当“导师”，一方面多次向上海发表反对政府请柬，公开煽动学生“打倒政府”，他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李鹏轰开，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到；第二个目标，我们要把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李鹏官僚独裁政府拉下台。他还“指点”学生说：“人们不应把打倒官僚的口号，因为官倒不是—种现象，它是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发腐败，全国跟着腐败”；“这个政体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社会危机、信用危机”等。他的这些煽动性演讲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毒害了很多青年学生。

《世界经济导报》国内经济部主任陈乐原，也是上海动乱中直接煽动利用学生的“智囊”人物。北京部分地区负责人，他“建议”上海“高自联”和“中自联”（中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的学生代表“聚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向学生们提出了三条“行动纲领”：（1）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次取得游行权利，他们还应其他的权利。（2）争取学校学生自治会合法化。我们的做法是一个一个把阵地夺下来，报社、工党、政党、党支、党支派，夺一个是一个，能改一个就是一个。（3）要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新的启蒙。这次学潮是一次群叛，我们应该多搬出一些民主权利的种子，还有多么剧烈的行动，让后人有所收获。

与此同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敌对势力也先后多次找同上海“高自联”保持联络。“中国民联”频频插手上海的学潮。“民联”成员徐希平（原复旦大学学生）鼓动学生“建立独立的学生会”。“中国民联”总部还指派搞派与上海“高自联”头头接触，对学潮予以“政策指导”。“中国民联”成员陈为，为了随时与“学潮”互通信息，专门在美国国家中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和专用电话，由陈某24小时值班，对上海的学潮、动乱进行指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动乱中，更频频向上海派遣各种煽动性的“心战品”，指挥上海搞伙特务“把捉现况，参加斗争，汇报成果”，并伺机发展组织。总之，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不满足分子都千方百计插手操纵和利用学生，策划和加扇动乱，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 动乱自始至终呈现“南北呼应”的特点

这次动乱的中心和主战场在北京，上海是与之遥相呼应的分战场。沪京两地都是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通过北京“三所—会”（即即解放军的“智囊团”）、《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以及上海“高自联”组织和学生南来北上上的频繁串连等多种渠道，策动上海“与北京联合行动”。在整个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北京刮什么风，上海就刮什么雨”。

学潮初期，北京高校出现许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独治”等颠覆性口号，上海高校也如法炮制，亦步亦趋。各校贴出的大字报有大量的咒骂我们的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咒骂我们的党“是集权的党，是欺压人民、不民主的党”，有的要“打倒封建专制！打倒独夫民权！”“推翻共产党，解散政府，改组政府”。《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在方励之等人授意下，上海“高自联”立即发出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独裁”、“打倒独裁专制”等颠覆性口号改造成“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上海在第一时间，也以“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义，在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通

告”，统一规定游行时多提物价、官倒，“绝对不提打倒官僚政府之类的口号”。

当这次“学潮”和动乱“风起于青萍之末”时，由于上海市委、市政府于4月17日就旗帜鲜明地发出“通告”，提出“要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闹端，进行破坏活动”；又由于全市50多所高校的干部、教师以及社会力量，全力以赴地做好稳定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在5月4日以前，全市51所高校、13万大学生中，仅三所高校、四五千人上街，学校秩序基本正常。但是，5月4日以后，风云突变，赵紫阳同志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使形势急剧恶化。“学潮”和乱乱以来，坚持上课的大多数学生和积极向学做工作的大多数干部、教师感到泄气。如5月4日以前面一直比较平静的交通大学，许多学生在收听了亚行讲话的当晚就议论纷纷：既然上街游行是“爱国运动”，那我们不上街的是不是不爱国了？而那些搞动乱的人则从中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窍门，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使动乱以更大的规模、更为嚣张的气焰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潮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紧跟北京、声援北京，二是学生与《导报》互相声援，共赴声援。市“高自联”的头头们在5月10日下午策划组织上海高校学生“赴京请愿团”，并为此于11日在复旦大学生召开招待会，声称请愿团主要任务是“质问国务院：《世界经济导报》在哪里，什么叫总编辑负责制等等”。行前，同济大学的高自联“头头”打电话给“北大自治会”，要求派人迎接。请愿团到达北京后，立即同“北高联”头头王有才等人接上了头。为了加强同“北高联”的联系，上海“高自联”向北京派出了联络员，每天把北京的情况传报到上海，把上海的情况传回北京。从那以后，上海“三角地”广场就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学生行动的海报。

5月15日，上海学生从赴京请愿的代表那里获悉北京学生于13日开始静坐绝食，立即采取了两项“策应”行动：一是请愿团派其中5个人立即取道天安门广场的会场，余下的人继续去北京各高校联络、演讲、递交请愿书。二是复旦、华师大、同济等校马上贴出倡议书，号召上海学生也进行绝食行动。赴京请愿学生还打电话给同济“学生自治会”头头，通报赵巴乔夫访沪的日程，要上海学生届时“有所动作”。5月16日下午，复旦、同济、上海工大等高校的数千名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当晚，成立了“上海高校绝食团”，50余名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宣布绝食。5月17、18、19连续3天，参加绝食的学生最多时达300多人。

与此同时，上海高校又陆续有大批学生到北京去串连并参加天安门广场绝食。仅上海工大，这一时期进京学生就达102人。5月19日下午，上海高校有与北京“高自联”头目王有才电话联系中，获悉当天晚上李鹏要发表讲话，北京要实行戒严，“消息来自上海，绝对可靠”后，立即随着北京“高自联”这根指挥棒，开始作绝食“陪练”的准备。中央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使上海“高自联”极少数人感到靠绝食来加剧动乱的阴谋已彻底破产，于是—面通知各校学生撤回，一面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在上海掀起了—股反对北京戒严和妄图推翻合法政府的反动浪潮，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是连续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5月21日、22日，上海高校的少数人组织在复兴公园聚会，密谋近一步“要不断地、持续地交叉游行”，连续各校轮流上街，学生也分批上街，保持声势，保存实力；提出“近期目标，要夺回上海，远期目标，实行多次行动”；并决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

5月23日，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头头在该校共青广场的千人集会上，向该校的学生表示在心力不齐，他们的上海学生要多分担一些责任，要把学运的重点转移到上海来。”就这时，“北高联南下宣传团”、“特别行动队”等纷纷报到上海。“南下宣传团”头头赵文利（女，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88级学生）于5月24日持“北高联”常委黎培岑发的联系证明材料，携带各校各高校印刷的大传单、照片、演讲稿等宣传材料，与其他十多个人搭乘上海、先后与上海“高自联”常委黎才（即陈佩华，复旦大学生等）等有接触，在黎才等人安排下，先后在上海工大、铁道学院、复旦、大作了多次煽动性演讲，煽骂中央领导同志，鼓动“李鹏不叫我们天天来”，希望上海的学学生得到解脱，复课无疑是对北京学运最大的背叛！此后，这种说法被成为上海学生的“统一口号”，并连续组织了长达7天的游行示威。

二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策划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宣布“废除戒严令”，要罢免副总理职务”的阴谋，由复旦、华师大、同济、交大四所高校的“自治会”头头发起，5月2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所谓讨论大会。会议组织者供认，召开这次大会，是“要趁万人在上海之际，让万里知道上海学生不满，要求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央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为学生运动正名、定性”。当天晚上，交通大学“自治会”召开有2500人参加的大会，上海教育学院的—个教师（原非组织成员）作了题为《万里面前后的形势和对策》的演讲，煽动学生“要围绕大的人召开、进行呼吁、形成广泛的政治压力”；“这次大会应有市民和学生等各阶层代表参加，这是他们应该争得的权利”；“学生要由自己的集体作思想工作，让常委会了解学生运动真相”等等。同—时间，复旦又有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写信，鼓动各地“人大代表来沪进京”，迫使“中央改组”。

三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组织戒严部队进城的阴谋活动，在上海堵塞交通、破坏环境。上海动乱的制造者们在他们的北京部分地区反复多次秘密召开会议，商定“万—上海军管区赴沪堵交通，造成事实上的罢工”；并按“以就近学校为区”，上街堵路的原则作了分工。在此期间，他们派出大量人员，先后到铁路、码头、机场和驻军营房附近打听消息，察看有没有军队调动迹象。5月22日凌晨，华师大“自治会”头头以“今晚5时学生进入上海实行戒严”为由，紧急集合六百七千名学名，于清晨4时分别占领了苏州河上的5个桥头，使市区5条南北主要干道堵塞瘫痪两个小时。5月24日凌晨4时，复旦及上海1500名学名也前往五角场地区的四清路、邯郸路、殷殷路、黄浦路、淞沪路等五路设岗，以静坐方式堵塞交通，前后长达4个小时。与此同时，“高自联”还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分头到全市主要工厂企业进行煽动性宣传，企图煽动工人举行罢市。但全市各企业的干部、职工，坚定地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的号召，对这些煽动和挑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是组织“空校罢课”，对抗李鹏同志提出的“无条件复课”的要求。由于上海各校坚决贯彻党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精神，对学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各校大多数学生陆续返校上课，少数人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5月28日下午，上海“高自联”按照天安门学生游行指挥部的指令，又挑动数万名学生配合所谓“全球华人游行”，在人民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北京“南下宣传队”成员在集会中分发发表演讲。上海“高自联”头头在会上宣布：上海高校学生从现在起“要回学校去”，造成“事实上的罢课”。5月29日，“高自联”向全市51所高校发出“空校公告”，鼓吹“空校是最彻底的复课”。这是对李鹏所说的“无条件复课”的最强烈抗议和无声的否定，“是爱国学生运动的一个精彩插曲”；空校“将发扬播种机的作用，扩大这次民主运动的范围”。

短短几天内，市“高自联”发起的“空校罢课”活动迅速波及到大部分高校，给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上海动乱

## 真相

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干扰。不少高校应届毕业生外，其他年级的学生成群结队，匆匆离校。“高自联”的极少数人并不因此罢休，他们策划组织各校张贴的恢复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抢夺校广播台或私设广播台；冲印刷厂，强行印刷传播反革命谣言的宣传；冲变电所，威胁到教室安全；殴打公安保卫人员，抢劫报道话话楼；一些学生还到郊区家属区哄闹，千方百计鼓动教师“罢教”；对一些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高校领导进行围攻、谩骂，甚至到领导干部宿舍进行威胁，扬言要抄领导同志的家。一些不愿“空校罢课”的学生被逮捕，不让进教室，甚至把他们的衣被用毛巾扔出宿舍；他们还冲击考场，破坏正常教学秩序。他们这样做，实质上是一把代青年的命运和广大同学的自身前途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 各种人物纷纷介入 动乱迅速向全社会扩散

上海的这场动乱源于学潮，很快演变成动乱，同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纷纷介入是分不开的。上海作为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作为“四人帮”的老巢，那些“静观待变”、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搞政治阴谋的人，他们从学潮一开始就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而迫不及待地介入进来。以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的介入为标志，动乱便迅速向全社会扩散，演变成—场社会动乱。

《世界经济导报》是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他们声称“在学潮中，报导应作为运动的主角身份发挥作用，要将自己的旗帜打出来，研究多次改变中国的制度”。为此，他们一方面利用439期导报事件，多次召开所谓“新闻发布会”，煽动学生和新闻界声援报导，以保持长期的压力、挫败的势头”，一方面利用该报北京办事处，随时把北京政治情况传回上海，如本阶段北京动乱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什么主要动向，严家其、方励之等发表了什么意见，中央领导对动乱以及对《导报》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等等。然后，《导报》的一些人就通过翻印散发有关材料到各校去演讲，以煽动的组织者个别串连等方式，把有关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导报》卷入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程度，从复旦大学生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和上海“高自联”的“最新消息通报”，理论指导《导报》”的白信中可见一斑。

上海报纸、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战线，有那么多极少数人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同国外的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北京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暴乱的幕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这次动乱中也上纲下压，极为活跃。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王若望，在这次上海动乱中，几次三番上街游行，多次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频频向境外报刊投寄支持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学潮初期，他得意洋洋地对人谈：“你们看，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份他来到，在4月份就掀起了这样的浪潮，比66年的学生运动更成熟透了，这次事件肯定是全国性的，肯定会产生—个新的转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王若望急忙为香港《大公报》撰文，或市社论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我灭亡的预兆通知书”。5月中旬，北京和上海部分学生组织，王若望煽动说，“我不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招牌，而且也是绝食的老招牌，一生绝食到底”。他参加游行时身披条幅，胸前写着“铁石心肠，可耻可叹”，背着手举着“救国救民，救救学生”。王若望还说，“有—人担任，这—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了，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举，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出多少像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这是赵紫阳这样的老人”！他他还同中排列组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联盟，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内阁”，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挑动和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室团、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旗出街。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上街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联合国作及人民的通电》，企图用国际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压加力。—时间，种种反动错误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种反路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泛滥。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不少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干部大会之后，他们策划组织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要求中央召开所谓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陈毅种方式”，同北京“三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本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厂证集签名。它—出发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了部分签名名单，在国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社会动乱中，上海社科院研究室里的部分博士、硕士生也是—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头头是“高自联”常委之一。这班人几乎参与了上海“高自联”中后期的所有的破坏活动。就在动乱期间，他们还举办了所谓“当前中国政治和思想热点”系列讲座，企图把动乱扩散到更广的范围。从6月4日开始，他们还在淮海中路闹市区社科院门内梧桐树土安上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的反动叫嚣。直到6月10日下午，他们到那里去了四五十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外面游行示威，喊—些非常反动、恶毒的口号。

动乱期间，—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他们私下里议论说：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觉得有多高兴！”“这次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相互互骂“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鸟儿先被风刮了”，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闹—下局面”。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本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动的就有35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动乱的就达11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14个非法组织，后来凑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起，组织社会上的一些乌合之众，游行、游行、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 北京“平暴”铲除动乱根源 上海人民—举稳定大局

6月3日晚，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消息传来，上海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们乱了阵脚，骑的驴，逃的驴，也有像输光了的瞎腿那样屁滚尿流，疯狂进行各种破坏，将上海这场动乱推向极潮。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

反革命舆论，歪曲北京平暴事件的真相，搞乱人们的思想。从6月4日凌晨起，各种传单、小字报充斥街头，特别是通过传播复印件传播所谓“北京镇压真相”。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复印件被，竟被一些人用来大量复印歪曲北京平暴真相的香港报纸，并到处散发。《世界经济导报》在社科院门前的阅报栏也连篇累牍地宣传、张贴港台及西方—些新闻机构编造的“血洗天安门”、“军队内部火拼”、“38处枪击”等谣言的报刊复印件。在极少数人策动下，上海高校—些学生组织了所谓的宣传队走上街头，用自制广播台和手提喇叭传递各种新闻。复旦大学生“自治会”还组织—批学生到市政府和—些新闻单位门口用高音喇叭吹奏庆祝。有个自称为是从北京回来的人向围观者歪曲地介绍北京情况，呼吁市民进行“三罢”，呼吁他们国家立即与中国绝交，撤回驻华大使，进行经济制裁；并叫喊“党员要退党，团员要退团”，“军人家属要挂白旗挽救进行抗议”等等。同济等高校甚至至在马路边拉出广播喇叭公开播送“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之声”等电台的反华反共广播。

上海动乱的极少数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绝望中加紧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策划搞重大小交通，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课，搞瘫痪上海，搞乱上海。6月4日下午和晚上，“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6月5日凌晨4时统一行动，驱使成批学生到一些社会渣滓配合下，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4日至8日的5天内，全市共有234个马路路口被反堵复堵979次，有6000多辆机动车被强行拦停占用路障，其中有16辆被砍断、碾毁、烧坏，有1223辆（内占公车1017辆）被截被砍断或碾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许多铁路路口设坎，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光新路等11个铁路路口被反堵占据、堵塞。沪宁、沪杭铁路运输中断近两个小时，共有281列次列车无法发到。6月6日晚，在陕西路新路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恶性乱事件。在这次动乱中，共烧毁97节列车车厢，毁伤170多辆民警和铁路职工，直接经济损失达570万元，殃及面广，影响极坏。

极少数人策划的堵塞全市交通的恶行给造成全市人民的痛苦，加上他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经过3天的强制性的停工、停课，不满他们的反动活动，就可以引发上海工人自觉的罢工、罢市，谁知结果适得其反，日益明显，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北京平暴真相的启发和感召下，上海坚定地站到了党和政府的一边，对动乱制造者的怨恨越来越强烈。极少数反动策划者担心动乱这样搞下去“会激怒民情”，经反复研究，决定改变策略，组织多路小分队冲击工厂，迫使工人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工人一天罢工的压力，等于学生十天静坐的压力”。从6月7日起，少数学生小分队便来到了江湾路商店、上钢五厂、大华棉纺厂、宝钢等—批工厂到上海柴油机厂等“文革”中的“重灾区”煽动工人罢工，遭到这些工厂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抵制。

这段时间里，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还胆而走险，大搞恐怖活动。他们煽动学生“制造、购买武器”，同党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6月5日至6日，在复旦大学、上海科大、华东工学院等单位分别制造恐怖活动的大字报。煽动学生“抛去一切幻想，拿起各种武器同伪政府战斗到底”、“自制各种化学、机械武器，自发组织各种行动小组，破坏高级豪华汽车，打伤甚至杀害奸商、伪警和各级高级官员，破坏所有设施”，还扬言“不能不让人睡着自己的门前面，就是我们睡敌人的门前前进”。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外贸学院—些人甚至号召煽动学生自制燃烧瓶、火铳、手榴弹，“搞化学武器”、“爆炸加化工厂、化工”，企图制造大规模。在他们的挑动下，同济—些学生购置了一批水果刀和西瓜刀。—些学生偷摸刀，干出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6月5日，工大部分学生将长江大桥一辆辆检修车栏，砸碎玻璃，砸毁发动机，抢走工人，最后将车身砸毁。6月7日，在江湾三角场，—些学生和社友不分将一辆公汽将一辆公路公共汽车放火烧毁。6月10日，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举，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出多少像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这是赵紫阳这样的老人”！他他还同中排列组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联盟，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内阁”，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挑动和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室团、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旗出街。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上街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联合国作及人民的通电》，企图用国际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压加力。—时间，种种反动错误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种反路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泛滥。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不少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干部大会之后，他们策划组织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要求中央召开所谓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陈毅种方式”，同北京“三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本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厂证集签名。它—出发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了部分签名名单，在国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社会动乱中，上海社科院研究室里的部分博士、硕士生也是—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头头是“高自联”常委之一。这班人几乎参与了上海“高自联”中后期的所有的破坏活动。就在动乱期间，他们还举办了所谓“当前中国政治和思想热点”系列讲座，企图把动乱扩散到更广的范围。从6月4日开始，他们还在淮海中路闹市区社科院门内梧桐树土安上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的反动叫嚣。直到6月10日下午，他们到那里去了四五十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外面游行示威，喊—些非常反动、恶毒的口号。

动乱期间，—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他们私下里议论说：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觉得有多高兴！”“这次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相互互骂“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鸟儿先被风刮了”，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闹—下局面”。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本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动的就有35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动乱的就达11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14个非法组织，后来凑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起，组织社会上的一些乌合之众，游行、游行、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

反革命舆论，歪曲北京平暴事件的真相，搞乱人们的思想。从6月4日凌晨起，各种传单、小字报充斥街头，特别是通过传播复印件传播所谓“北京镇压真相”。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复印件被，竟被一些人用来大量复印歪曲北京平暴真相的香港报纸，并到处散发。《世界经济导报》在社科院门前的阅报栏也连篇累牍地宣传、张贴港台及西方—些新闻机构编造的“血洗天安门”、“军队内部火拼”、“38处枪击”等谣言的报刊复印件。在极少数人策动下，上海高校—些学生组织了所谓的宣传队走上街头，用自制广播台和手提喇叭传递各种新闻。复旦大学生“自治会”还组织—批学生到市政府和—些新闻单位门口用高音喇叭吹奏庆祝。有个自称为是从北京回来的人向围观者歪曲地介绍北京情况，呼吁市民进行“三罢”，呼吁他们国家立即与中国绝交，撤回驻华大使，进行经济制裁；并叫喊“党员要退党，团员要退团”，“军人家属要挂白旗挽救进行抗议”等等。同济等高校甚至至在马路边拉出广播喇叭公开播送“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之声”等电台的反华反共广播。

上海动乱的极少数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绝望中加紧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策划搞重大小交通，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课，搞瘫痪上海，搞乱上海。6月4日下午和晚上，“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6月5日凌晨4时统一行动，驱使成批学生到一些社会渣滓配合下，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4日至8日的5天内，全市共有234个马路路口被反堵复堵979次，有6000多辆机动车被强行拦停占用路障，其中有16辆被砍断、碾毁、烧坏，有1223辆（内占公车1017辆）被截被砍断或碾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许多铁路路口设坎，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光新路等11个铁路路口被反堵占据、堵塞。沪宁、沪杭铁路运输中断近两个小时，共有281列次列车无法发到。6月6日晚，在陕西路新路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恶性乱事件。在这次动乱中，共烧毁97节列车车厢，毁伤170多辆民警和铁路职工，直接经济损失达570万元，殃及面广，影响极坏。

极少数人策划的堵塞全市交通的恶行给造成全市人民的痛苦，加上他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经过3天的强制性的停工、停课，不满他们的反动活动，就可以引发上海工人自觉的罢工、罢市，谁知结果适得其反，日益明显，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北京平暴真相的启发和感召下，上海坚定地站到了党和政府的一边，对动乱制造者的怨恨越来越强烈。极少数反动策划者担心动乱这样搞下去“会激怒民情”，经反复研究，决定改变策略，组织多路小分队冲击工厂，迫使工人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工人一天罢工的压

力，等于学生十天静坐的压力”。从6月7日起，少数学生小分队便来到了江湾路商店、上钢五厂、大华棉纺厂、宝钢等—批工厂到上海柴油机厂等“文革”中的“重灾区”煽动工人罢工，遭到这些工厂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抵制。

这段时间里，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还胆而走险，大搞恐怖活动。他们煽动学生“制造、购买武器”，同党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6月5日至6日，在复旦大学、上海科大、华东工学院等单位分别制造恐怖活动的大字报。煽动学生“抛去一切幻想，拿起各种武器同伪政府战斗到底”、“自制各种化学、机械武器，自发组织各种行动小组，破坏高级豪华汽车，打伤甚至杀害奸商、伪警和各级高级官员，破坏所有设施”，还扬言“不能不让人睡着自己的门前面，就是我们睡敌人的门前前进”。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外贸学院—些人甚至号召煽动学生自制燃烧瓶、火铳、手榴弹，“搞化学武器”、“爆炸加化工厂、化工”，企图制造大规模。在他们的挑动下，同济—些学生购置了一批水果刀和西瓜刀。—些学生偷摸刀，干出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6月5日，工大部分学生将长江大桥一辆辆检修车栏，砸碎玻璃，砸毁发动机，抢走工人，最后将车身砸毁。6月7日，在江湾三角场，—些学生和社友不分将一辆公汽将一辆公路公共汽车放火烧毁。6月10日，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举，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出多少像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这是赵紫阳这样的老人”！他他还同中排列组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联盟，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内阁”，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挑动和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室团、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旗出街。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上街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联合国作及人民的通电》，企图用国际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压加力。—时间，种种反动错误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种反路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泛滥。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不少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干部大会之后，他们策划组织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要求中央召开所谓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陈毅种方式”，同北京“三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本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厂证集签名。它—出发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了部分签名名单，在国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社会动乱中，上海社科院研究室里的部分博士、硕士生也是—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头头是“高自联”常委之一。这班人几乎参与了上海“高自联”中后期的所有的破坏活动。就在动乱期间，他们还举办了所谓“当前中国政治和思想热点”系列讲座，企图把动乱扩散到更广的范围。从6月4日开始，他们还在淮海中路闹市区社科院门内梧桐树土安上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的反动叫嚣。直到6月10日下午，他们到那里去了四五十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外面游行示威，喊—些非常反动、恶毒的口号。

动乱期间，—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他们私下里议论说：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觉得有多高兴！”“这次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相互互骂“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鸟儿先被风刮了”，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闹—下局面”。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本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动的就有35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动乱的就达11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14个非法组织，后来凑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起，组织社会上的一些乌合之众，游行、游行、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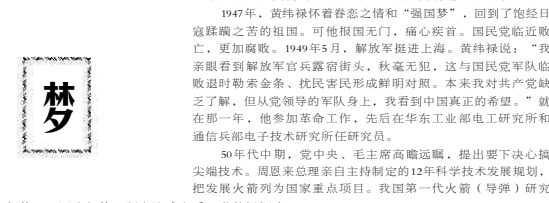




### 记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黄纬禄

本报记者 高新庆

“你问我怎么跟火箭、导弹结缘的？”“战争！”这位多型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中国现代火箭、导弹元勋之一的黄纬禄，操着道地的安徽芜湖口音，同记者侃侃而谈。黄总73岁，花白头发，宽宽的前额爬满皱纹，瘦削的长脸，高高的鼻梁，慈祥而睿智，虽占稀之年，但思路清晰，妙语连珠。“我差一点死于导弹，也是最早见识导弹，这也是缘分吧！”黄总思绪转到青年时代。194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原中央大学电机系。1943年，抱着“科学救国”的幻想，远涉重洋赴英国，先是在一家工厂实习做工，然后又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4年6月，濒临死亡的希特勒，搬出了他的“秘密”武器——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实战用的导弹——V—1飞弹，袭击英国伦敦，以后又改成更先进的V—2飞弹袭击，给英国造成很大破坏。黄纬禄所在工厂遭一炸以后，他说：“我晚到了半小时，死神才没有把我带走。”随后，他又在博物馆看到了先进的V—2飞弹实物，这可以称为远程导弹和宇宙火箭的先驱。他边参观边想，中国是火箭的故乡，哪一天现代火箭能“回老家”呢？



1947年，黄纬禄怀着眷恋之情和“报国梦”，回到了他饱经寇蹂躏之苦的祖国。可他报国无门，痛心疾首。国民党临近败北，更加腐败。1949年5月，解放军挺进上海。黄纬禄说：“我亲眼看到解放军官兵露宿街头，粮草无犯，这与国民党军队临进时勒索金条、坑害百姓形成鲜明对照。本来我们共产党缺乏了解，但从党领导的军队身上，我看到中国真正的希望。”就在那一年，他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华东工业部电机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员。

50年代中期，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12项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发展火箭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我国第一代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黄纬禄调入五院，他下决心要为祖国威军，殚精竭虑！

那时，内行不多，大家都拼命学习、钻研。白天搞实验，深夜一个个办公室仍是灯火通明，学外文，查资料，搞论证，政工干部三番五次动员，还不走。我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有时通宵达旦，不知有什么“争气火箭”？哪有我们的火箭、导弹呀？”那时我国压力重重，国内天灾人祸，大家以继日地工作，还吃不饱肚子，不少人都得了浮肿病。然而，党的关怀，各方的支援，温暖了科技人员的心。他们受聘，苏联专家撤走3个月后我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拉开了中国飞向太空的序幕。

196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也飞行试验成功。火箭终于“回老家落户了”，全国为之振奋。黄纬禄是火箭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负责火箭“大脑”、“神经网络”、“千里眼”等的设计，为火箭“初生儿”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智。

### 为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当黄纬禄得到潜艇水下发射火箭，转到我国战略导弹、核潜艇武器时，黄总情不自禁地回到1982年金秋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发射！”白炽色的“巨龙”，以雷霆万钧之势跃出发射筒，穿越深深的海水，带起冲天水花，身披瀑布向上疾速飞腾，桔红色火焰，被碧蓝、蓝天空染得下辉耀。长长的烟云轨迹，标志着黄总孙飞天文梦变成现实……

中国是第四个自行研制、第五个装备这种新型运载火箭的国家。亿万人民欢呼雀跃。全世界再一次震惊。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制成潜艇发射的导弹将使中国拥有受到一次核攻击后进行第二次反击的能力”，“这是任何场合的袭击者都必须加以考虑的。”

1988年9月，我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箭筒圆满成功，全世界又为之一惊。

“黄总，作为新型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您做了哪些工作？”记者问道。

“我做得东西有限，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集我国科技之大成。我国航天事业所取得的其他成就一样，离开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离开成千上万个科技单位、工厂、部队、科研单位的支援和广大航天职工艰苦努力，谁也没有本事搞的成。”谈到这里，黄总微微一笑：“你不太了解我是谁嘛，也不要认为这是套话，新闻不是讲真话吗？这是不掺水份的事实啊！”黄总说得既朴实又得体。

早在1959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核潜艇一万万

用自己的双手，为死者整容、换衣、火化、扫灰、管理骨灰堂……总计完成火化任务达5120例。王贞琴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为社会作出奉献。党和人们给了她很高的荣誉，然而，她却不断受到世俗的挑战。面对挑战，她踏上了自己的路。

5年前，王贞琴报名当女火化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偏远的山村小镇成了爆炸性新闻。

在她报名的第二天，亲戚朋友挤了一屋。

有的当面冷嘲热讽：“活源县妇女10多万，谁能难就数你了？咱们银行有火化，吃粮有余头，你出哪门子风头？”刚一上班，各种打击便接踵而来。有人认为火化工身上带着晦气，走到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灾难，人们都想逃避她。她常给死者整容，理发店却不愿给她剪发；她常和死者打交道，电影院里没人敢坐着她；她常听到背后有人议论：“她就是鬼死人的王贞琴，多恶心！”这些侮辱和奚落像一把把刀子深深地刺痛着她的心。

最使她痛苦的是，她东听了许多流言蜚语后，也极力反对她，整天阴沉着脸不说话，不吃她做的饭，不与她同室同居，还气愤地威胁说：“你要执意当火化工，就永远和死人打交道。”

一次，丈夫生病，两天卧床不起，滴水未进。王贞琴没明没夜守在丈夫身边精心护理。丈夫看着贞琴单薄的身子，越来越瘦的脸庞，一股自怜、悔恨的复杂情感顿时涌上心头，他热泪夺眶而出，用手抚摸着贞琴的脸，哽咽说：“贞琴，过去我没有不好，委屈了你……”丈夫身心的理解和转变，使王贞琴的鼻子一阵发酸。误解一旦消除，丈夫便给了她巨大力量，也成了她精神的支柱。

# 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

## ——记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工人王天润

王天润，今年35岁，是中美合作经营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马班工长。1985年以来，他连续4年被平朔煤炭工业公司评为标兵，1989年获获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称号。

他原是辽宁省抚顺露天煤矿的一名电钳司机，1983年调来山西平朔。1983年4月，他来到北京煤校接受培训，结业考试获得了总分第一名，后来，又经过外国专家的三次考试，1985年1月3日正式被批准去联邦德国培训。在那儿，他很快取得了厂家培训合格证书。

回国后，公司安排他参加液压铲组工作。从早晨7点半上班，到晚上6点下班，最晚的时候11点下班。有一次安装吊臂时，由于设备不完善，王天润只好站在离地3米高的叉车上托住销子，没想到吊车超负荷使用，结果钢丝绳断裂，一根钢丝绳扎进他的左腿里。一位领导让他多休息几天，他躺在病床上怎么也不安心，只休息两天就又到上组安装现场了。外方经理见他态度大，夸他是“好样的”。

1985年6月26日，第一台液压铲组安装完毕，公司领导赶到现场验收。交接验收程序办完后，准备把铲组开到现场。原先定好了厂家负责开到现场，这时联邦德国厂家看到地形复杂，要过一条深沟，就不干了。在场的公司领导心急如焚，怕搞不好会把铲组下去，影响开业典礼。中方经理问王天润：“天润，你行吗？”他察看地形后，说：“让我试试！”当推土机把沟填成缓坡时，他操作车，按动了操纵杆，液压铲组顺利行，终于爬上斜坡，进入平台安全地带。上百万元的财产总算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公司副总经理周子文紧紧拉着王天润的手说：“外国人胆怯的事，中国人却成功了。天润，感谢你啊！你给咱中国人争了气！”

1985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王天润除负责正常生产外，还协助联邦德国厂家在一个月里培训了10名液压铲司机，使他们全部拿到了合格证书。现场没有翻译，他的外语又不熟，其他中国工人更不懂，每天简单简单的口语加手势来沟通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随身带了本“英汉小词典”，卡壳了，就翻辞典。星期日，外国职工休息，他还继续学习，不是做模拟动作，就是仔细检查、保养器械。当大批操作人员进入现场培训时，他已经获得了美方颁发的四种大型设备操作合格证书。

一天，新培训的推土机司机因缺乏经验，致使推土机向前倾斜，司机又经颠簸，感到不知所措，仍呆在操作室里。王天润闻讯后立即跑去，大喊“快下车，危险！”司机才跳下了推土机。此时，推土机前方作业的

在南湖洞庭湖之滨，有个产粮、售粮“状元”鲁由海。他带领全家11口人7个劳力，承包村里16亩水田和138亩荒湖田。从1985年到1988年，共生产稻谷28.8万公斤，向国家交售26万公斤，人均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57952公斤，是当地人均售粮额的19倍，成为洞庭湖区有名的产粮、售粮状元。

常德市鼎城区中沅湖乡冲天湖村有片500多亩的荒湖滩，1985年以前由80多个农户承包。这些田虽肥，但由于地势低洼偏远，田块零七八碎，沟渠不通，涝害频繁，三年两不收，大家都把它当包袱。1985年3月，村委会决定将这片荒湖滩顶租，张榜发布。鲁由海左思右想觉得眼下党和政府鼓励多种田、多打粮，自家有条件再去承包田亩。心头一热便毅然接了榜，包下了138亩湖田。

回到家里，鲁由海把这事一讲，就像往热油锅里加了瓢水——炸开了锅。鲁由海思开了：荒湖田条件虽差，但肥力足，通过科学耕种是可以高产稳产的。再说，国家鼓励种田能手多包田。有优势作基础，有政策来“保障”，怕什么？他把这些有利因素摆出来说服家里人，总算有了一点

为了尽快把荒湖滩平整出来，鲁由海一横，贷了2000元款，搭上老本凑齐3500元，买了两台小型柴油机和两台耕整机。为了赶上插秧季节，全家人起早贪黑，歇人不歇机，风雨无阻，日夜苦战，用了近500个工日疏通了57条沟渠的排灌沟渠，新开两条排水沟，加高了1500

重庆市政界管理处于下水道疏通工孙春明不畏困难，讲求奉献。10年来，他整天与粪臭、污水打交道，“以一己身躯、劳动为市洁”，先后两次被评为四川省劳模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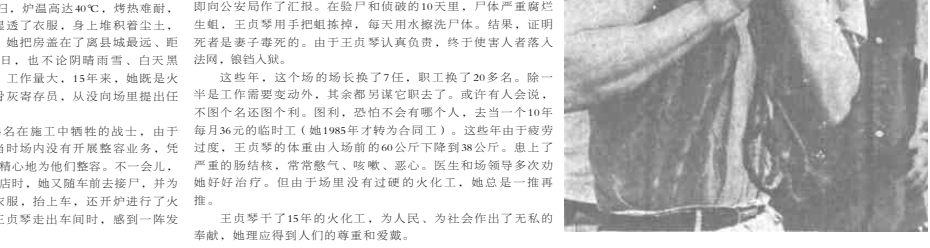
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

1988年10月的一天，有一位外地工作人员，因车祸死在洁源，因是非正常死亡，尸体拉来后，不能马上火化，需停尸等待家属和有关人员到来。可是，6、7天了不见有人前来。此时，尸体已腐烂、流脓，创伤的胸部，脸部惨不忍睹。为了不使亲属看到死者的惨状，王贞琴便主动为死者清洗血迹、梳理头发、整容、换衣，从内衣换到外衣，哀属为之感动得直流泪。

洁源县下山村有一对夫妻经常打架。一天，妻子和娘家人把死去的丈夫火葬匆匆拉走，慌慌慌张张让她立即开火化。王贞琴见她神色灰暗，而且手铐不完备，便产生怀疑，随即向公安局作了汇报。在验尸和侦破的10天里，尸体严重腐烂生蛆，王贞琴用手把蛆擦掉，认真用水擦洗尸体。结果，证明死者是妻子毒死的。由于王贞琴认真负责，防止使害者落入法网，锁链入狱。

这些年，这个场的场长换了7任，职工换了20多名。除一半是工作需要变动外，其余都因其它事去了。或许有人会说，不图个名还图个利。图利，恐怕不会有哪个人，去当一个10年每月36元的临时工（她1985年才转为合同工）。这些年由于疲劳过度，王贞琴的体重由入场前的60公斤下降到38公斤。患上了严重的肠结核，常常憋气、咳嗽、恶心。医生和场领导多次劝她好好治疗。但由于场里没有过硬的火化工，她总是一推再推。

王贞琴干了15年的火化工，为人民、为社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她理应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火化工烧的是死人，却做着活人的工作。由于人们对火化工作不熟悉，曾流传说，火化炉膛里打扫不净，谁的骨灰撒了，为打清丧服的疑虑，有时王贞琴要当着丧主的面，钻进2.5米、内径0.7米的炉膛里清扫，炉温高达40℃，烤熟难耐，腥臭难闻。每次钻出灰，汗水湿透了衣服，身上堆积着尘土，黑里全是灰灰。为了方便丧主，她把房盖在了离县城最远、距火化场最近的地方。不论节假日，也不论阴晴雨雪、白天黑夜，她随叫随到。场里人手少，工作量大的时候，她既是火化工，也是接待员、保管员、骨灰寄存员，从没向场里提出任何额外要求。

有一次，解放军某部送来4名在施工中牺牲的战士，由于严重受伤而变形，血肉模糊。当时场内没有开展整容业务，凭着对子弟兵的真情挚爱，王贞琴精心地为他们整容。不一会儿，又得知一名外流人员病故在车马店时，她立即驱车前去接尸，并为此具身一身不挂土的男尸穿好衣服，抬上车，还开炉进行了火化。晚上10点钟才完活。当王贞琴走出车间时，感到一阵发酸，跌倒在台阶上昏了过去。

她向旧俗挑战

——记河北省洁源县火化场工人王贞琴

纪 谷

40年前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横空出世，犹如东方升起的朝霞，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倒转历史摄像机的镜头，展示出新中国那开基立业的光辉时辰吧！

喜迎盛典的

金色日子

1949年金秋9月末的北平，从南海传来的每一个信息都强烈地激荡着人民的心。

长街短巷，千家万户，挂上了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和红灯笼，古城沉浸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

新政协商会议后，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的主席开国典礼筹委会。9月2日，周恩来亲笔挥毫，签署了庆祝会场和阅兵游行“以天安门为好”的方案。

天安门城楼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希贤负责天安门门的布置和宣传工作。他急如星火，从德胜门内的庆王府驻地驱车来到了天安门。

天安门建于明永乐年间，当时叫承天门，表示皇帝“奉天承运”、“受命于天”。然而天安门命运多舛，屡遭洗劫。1860年英法联军在焚掠圆明园的同时，也捣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菱花窗；1900年八国联军一路残暴地烧杀抢掠，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下了弹痕；城楼朱红色的宫墙遍体鳞伤……

一种强烈的悲愤感在张致祥的胸中喷涌。此刻他身负重任，天安门交在他手中，他要让它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面前。

几天后，一批能工巧匠云集到这里，在城楼上拉开了战幕。

城楼的东山下，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教授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颀长稍削，洋溢出慈祥的笑容。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康康在延安时拍摄的，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毛主席像，而且是经毛泽东亲自看过同意的。周令钊一手拿着高凳，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高6米、宽4.6米的铁皮画框上，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天安门城楼是庆典的中心，如何既体现出全民族的喜庆又与古典的建筑风格相协调呢？半个多月之前，张致祥迫不及待地跑到东单洋磁胡同，“咚咚咚”敲响了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院门。队长冯凡带着两个能手赶来了，一个叫小野泽，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日籍美术专家。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场上，小野泽和森茂跟随松田政次转战北国，设计出了大量的舞台布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这大江大地上酿造的醇酒一样，溶入了他们汨汨奔流的血液之中。小野泽、森茂从城墙根跑到城楼上，又从城台侧跑到旁门内，有时张致祥还会和他们一起量皮尺、出主意，几天后便设计出了二十九张草图。其中大官灯的设计倍受瞩目。

冯凡坐上一辆吉普车，满北京城去找找灯的艺人，终于请来了一位过去曾在清宫里当过花甲老翁，又找来两个徒弟，于是就在城楼上中间的 hall 里干了起来。小野泽和森茂负责装饰官灯的云和龙纹。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官灯终于告成了。

“这八盏大官灯、八面大红旗设计得好，象征着革命的欢乐、人民的胜利！”大典前夕的深夜，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他站在金水桥上，借着探照灯的银辉，面向天安门环顾四望，欣喜万分。

早在三大庆祝的隆隆炮声震撼中华大地的时刻，毛泽东、周恩来一面指挥全国作战，一面就发函致电并派人接受欢迎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前来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新政协商会议决定周恩来负责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人民宪章《共同纲领》，他在中南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又广泛吸收各方意见，七次反复讨论修改。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

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城楼霞影氤氲，云气缭绕。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委员沿着“千步廊”的青石御道来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宣读了纪念碑碑文。随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政协委员们，怀着崇敬敬仰之情，为近百年来在反对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中英勇捐躯的两千万英烈，铲下了一锹黄土……

当天夜里，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室内灯火

通明，毛泽东俯案走走龙蛇，起草准备第二天向金全国、全世界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当黎明的晨曦洒中南海的楼阁亭榭镀上一层金辉的时候，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写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西华厅，同周恩来共同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

此时，古都京城欢呼声、锣鼓声阵阵传来，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伟大庄严的一天。

奏响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在熹微的晨光中渐渐露出了金黄的冠冕。城楼的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重檐九华的朱漆红柱之间高悬着八盏盛唐流苏的红灯宫灯，城台上面飘扬着巨面鲜艳的红旗；正中券门的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宫墙铺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横幅标语，金水桥两边同时搭起的藤扎礼台，红色的绸带花环随风飘舞……

旭日初上，首都各界群众手擎红旗、高挑彩灯，从四面八方涌进广场，天安门前汇成了锦绣的海洋。

下午两点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副主席和56名委员宣布就职。2点55分，55岁盛年的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勋臣们经西华门来到天安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楼梯拾级而上，第一次出现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人民领袖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以浓重的湘音，激昂的语调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30万军民群情激动，欢声雷动，红旗、花束、彩灯卷起了汹涌的波浪。毛主席雄伟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此刻，站立在广场中心的联合军乐队总指挥罗洛将指挥旗一抖，200件乐器奏响了威武雄壮的《国歌》。

《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民族危亡的时刻，是经过鲜血与鲜血洗礼的悲壮乐章。1935年，革命歌家田汉在被前哨把守的歌词创作写进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辗转传至音乐家聂耳手中。聂耳在面临反动派迫害即将离国之前，以巨大的热情创作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出现，立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后来经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并通唱世界，使这首歌享誉世界，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一首高昂的战歌。

在一九四九年政协的会上，以画鼓马而名扬天下的徐悲鸿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支持他们的意见。但有人认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主张改词。周恩来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他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建设越前进，敌人越嫉恨我们，想想法设法把我们，你们说这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一席话使人豁然开朗。政协会议通过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40年来，这支雄壮的乐曲通过军乐演奏，已经响彻了全世界。

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请毛主席升国旗！”大会秘书长宣布议程。

此时毛泽东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神圣的光芒。他用力按动了通往电动旗杆的电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整肃肃立致敬，注视着我们祖国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新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员丁一岚，以她那清丽明亮的语调向听众解说。

共和国的华诞

林玉华

“轰——”“轰——”“轰——”……54尊山炮齐鸣2响，震天动地，更震动着每个人的心。

据说，54尊礼炮代表54个民族（根据当时统计数字），2响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国际礼仪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的。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人唐永健起草、毛主席批发的一份报告就是这样的。

三天前，政协全体会议刚刚通过了国旗的议案。

人民不会忘记，在那民族危难的时刻，“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使人感到屈辱和悲愤；也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的“太阳旗”猖狂地玷污祖国的天空。受欺欺凌蹂躏的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自己的国旗在天空中自由飘扬啊！

1949年7月，报刊上刊载了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的应征图案跨山涉水，联翩飞来，短短一个月之内就收到2992幅。其中还有朱老总的心血。

评选委员会精选出38幅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政协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一天晚上，毛泽东请客。席间，曾多次参加过国共谈判的爱国人士、政协委员张治中先生问毛泽东：“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答：“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你怎样？”

“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张毫不动摇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听了，皱了皱眉头：“这倒是一个问题，不少人很重视这个问题，并且也举了很多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

9月25日，张治中先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关于国旗设计的专题讨论会。与会代表尽是文化人、画家、艺术家。毛泽东客气地和张先生握了握手，并当先介绍了张先生的意见，然后接着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一道杠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赞成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通过让全场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想吧。”

说到这里，毛泽东手翻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6号，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图案给大家看：“这个图案怎样？”

设计者们从“盼星星”中得到启发，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旗面的红色，喻意革命如红旗一片。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居最高位置，金线交映耀大地……

在场的代表们异口同声地说：“好！”

当场有三人提出异议：“这四颗星是代表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是不是又要改吗？”

毛泽东呷了一口浓茶，思路敏捷地说：“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的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向周恩来主持大会讨论时，五星红旗图案顺利通过了。这天，阮仁堂在主席台上挂上了大幅五星红旗，满台生辉，掌声雷动。

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是一位身居上海不足十平米小室的无名小卒。他的名字叫曾联松。

从9月27日确定了国旗图案那一天起，首都人民连续三天突击赶制了无数面五星红旗。其中有一幅特制的大红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用红色绸料作旗面，用黄色缎料制成五角星，鲜红中透着金光。这就是毛主席亲手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此刻，丁一岚的声音更加激动了：

“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尖，开始在我们首都的晴空迎风招展。它象征着祖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民祖国的大地上。”

盛大空前的立体阅兵

从当年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镜头，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的英姿雄风。

阅兵总司令员朱德特地穿了一身新制服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驱车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出来，缓缓通过金水桥。

这里是“天街御路”，从前只有皇帝坐的大轿通行；而今这位农民出身的统帅，乘坐当时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美式敞篷轿车，威风凛凛。

聂荣臻总指挥驻候在东华表下，向总司令员郑重敬礼并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乐的鸣奏中，朱总司令由聂将军陪同，出东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外国领事馆聚集的东交民巷，顺序检阅肃立整齐的三军部队。“祝同志们健康！”——“祝司令员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岁！”统帅和士兵此呼彼应，海啸般的声音在京城大街上涌伏、滚动。

朱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令》，接着分列式开始了。

一面火红的军旗在护旗兵的掌护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拍，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行进。这是“八一”军旗第一次向全国人民亮相。这面诞生在南昌城头的人民军队，经过血与火的漫漫征程，终于来到了天安门。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水兵们头戴白盔无沿帽，脑后飘动着黑色缎带，身着蓝白相间的海服，显得格外英俊潇洒。紧跟其后的是步兵兵阵，8000余名指战员携带着缴获的各种武器，组成12个方阵，英姿勃勃，锐不可挡。接着开过来的是炮兵师，野炮、榴弹炮、防炮、高射炮，排成一“一”字形的横列前进。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各种坦克车、装甲车，以排山倒海之势通过检阅台，战士们挺胸昂首站立在车上，注目城楼，庄严敬礼。在《骑兵进行曲》的激越节奏中，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五马并行，以整齐划一的动作掠过天安门前，骑兵们握枪扬刀，英风飒，激起群众队伍中暴风骤雨的鼓掌欢呼。

当人民解放军战车方队似铁流滔滔通过天安门时，突然从东天上落下一串霹雳，只见9架P—51战斗机、两架双引擎战斗机及一架运输机和教练机，呼啸着飞临天安门上空。几分钟后天空又9架P—51战斗机从空中掠过。天上地下浑然一体，形成立体的武装阵容。

几小时前，国民党空军的6架B—24飞机，装扮了刚解放不久的南苑机场。为了保障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空中战斗力。8月中旬，军委空总局下令成立了“南苑飞行队”。9月初，军委召开阅兵会议，确定空军也要参加开国大典受阅。

9月22日，华北军区航空处拟定了上报了《空军参加检阅计划表》，其中明确规定：P—51战斗机和双引擎战斗机各两架，完成受阅后即分升空10000英尺和12000英尺处，“担负北平、通州、良乡、大兴上空警戒任务”。

在飞行编队中，有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者——刘善本。三年前，由于他经常收听延安电台广播电台的广播，决心退出国民党。一次，他借看运送无线电机器的机会，驾飞机飞到了延安，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他们。新中国诞生那天，他光荣出席了政协一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最先看到了天上的机群，他仰脸东方，略眯双眼，一只手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广场上的群众雀跃欢呼，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都抛向天空，欢呼着通过了飞机的隆隆声。

执行防空警戒任务的4架战斗机飞临复兴门后即升高空了。欢腾的群众并不知道，那上面装有防空发射的枪。40年后的今天，当我通过电话采访当年担任受阅飞行领队的邢海帆时，他说：“飞机弹受阅后在世界空军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那时情况十分复杂，如果遭到敌机来有再落地装炮的话，那就晚三春了。常言道：‘有备而无患’。敌

军总司令了！”

毛泽东高呼：“同志们万岁！”

当晚霞的金辉映照到天安门前的红旗表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刹那间，两架金花飞进，遍地火龙翻腾，广场变成了灯火的海洋。游行队伍以工人老大哥为先导，农民兄弟紧跟，随后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浩浩荡荡，欢呼着通过天安门广场。

从长辛店、丰台、通州来的铁路工人，从石景山来的电厂、钢厂工人，一清早就到了北平站，下火车就直奔会场。北平解放前夕，各厂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护厂队，保护工厂的机器设备，抵制了反革命的破坏捣乱。石景山发电厂解放后，只停了一天就开始发电。三个月前，石景山钢厂的炼铁、炼焦、铸造、轧钢、运输全面恢复了生产，朱德总司令亲临工厂祝劳，鼓励职工们开展革命竞赛，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参加游行的数万工人老大哥为先导，农民兄弟团结是力量，展示了工人阶级进入新的豪迈姿态。

郊区的翻身农民更早就摸黑爬起来，敲锣打鼓，步行四五十里路赶来会场。千年来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砸碎了，他们欢欣鼓舞，庆祝土地还家和土地改革的胜利，把写好自己名字的水牌插在分得的土地上。听那欢乐的鼓点，奔放的锣声，都洋溢着翻身农民的无比喜悦。

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引导着四万多名学生汇成的大军向广场中心涌来，那嘹亮高昂的乐曲迸发出青春的活力。这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队伍。北平和平解放后，大批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为接管城市工作，建立新生政权输送了大量的骨干。学生们打着二丈二尺高的红纱灯笼的大五角星和八点火炬组成的步兵方阵，以整齐划一的步伐行进过主席台前，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始终不曾坐下一坐。他一手扶着栏杆，一只手臂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突然，他面对扩音器高呼工作人员：“把水银灯打亮！”瞬息间，城楼上下雪亮的水银灯一起打开，把天安门前景况照得白昼一样。

广场上的群众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得跳跃起来，潮水般地涌向五座白玉石桥，他们要亲眼看看开国大典中的一代伟人。无数面大红旗翩翩起舞，无数支火把熊熊闪耀，无数盏红灯汇成一片灯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像海浪迭起……面对这沸腾的场面，毛泽东的脸上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在几十年的烽烟烈火中他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时代的主人。只有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从金田暴动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南昌起义，从抗日战争战争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史上的丰功伟业，哪一件不是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奋起创造的！毛泽东把身子探出栏杆外，一只手臂举向空中，时而招呼着群众，时而有力地挥动着向群众致意。当“万岁”声的高潮再次涌起时，毛泽东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同志们万岁！”

蓦然，广播喇叭里传出了毛泽东那宏亮激昂的声音。随即这声音又从天安门广场四面的官墙弹射回来，发出阵阵响亮的回声：

“同志们万岁！”

领袖和群众的心在一起交融、激荡，化作巨大的声浪直冲霄汉。人民爱戴领袖，领袖热爱人民，胜利的欢乐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时也在人们的心中海涌、奔腾……



文学作品

中国印刷物资公司

上海市机械进出口公司

一九八九年

全国印刷机械展销订货会

经营范围：制版、印刷、装订、包装机械及部分进口设备

（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印刷包装机械公司

温州机械设备制造联合公司

长春市印刷机械制造

山东省菏泽生建机械厂

咸阳铸字机械厂

南京印刷机械厂

青岛无线电三厂

北京市印刷机械厂

天津市轻工装潢机械厂

哈尔滨印刷机械厂

哈尔滨市印刷设备厂

长春市第二印刷机械制造厂

湖南新源印刷机械厂

淮南印刷机械厂

河北玉田印刷机械厂

抚州第二印刷机械厂

国营无锡照相排字机厂

地方国营泰兴仪器厂

上海光学印刷厂

上海江书机械厂

上海第三印刷机械厂

上海市印刷机械一厂

上海第一印刷机械厂

上海第二印刷机械厂

上海人民机器厂

上海亚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第五印刷机械厂

上海切纸机械厂

上海延安机器厂

上海印刷器材制造厂

威海印刷机械厂

重庆印刷机械厂

江苏奔南通印刷机械厂

山东省太行印刷机器厂

景德镇印刷机械厂

广西南平印刷机械厂

甘肃平凉印刷机械厂

柳州印刷机械厂

萍江印刷机械厂

上海人民机器总厂

北京第二印刷机械厂

江苏镇江印刷机械厂

营口印刷设备厂

江苏省如皋印刷机械厂

南昌印刷机械厂

南昌印刷机械厂

南昌南通印刷机械厂

山东四通公司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研究所

湖南印刷机械厂

陕西西北光学仪器厂

淮南包装机械厂

上海机械刀片厂

北京二〇七厂

山东淄博印刷机械厂

湖北宜昌印刷机械厂

北京新华印刷器材厂

无锡市长城机械厂

扬州市印刷机械厂

吉林光学机械厂

温州造纸机械厂

国营温州印刷机械厂

温州市印刷机械二厂

温州市二建公司机械厂

温州市东海印刷机械二厂

浙江省兰溪市长江机械厂

瑞安城关印刷包装机械厂

瑞安机械厂

温州包装机械二厂

温州市轻工机械成套厂

温州市电机机械厂

瑞安印刷机械厂

瑞安印刷机械三厂

瑞安人民机器厂

瑞安包装机械总厂

上海新祥机器厂

瑞安市自动印刷机械厂

瑞安市林祥机械厂

瑞安市二轻机械厂

瑞安市通用工具机械厂

瑞安市彩印机械厂

浙江省瓯海县印刷设备二厂

浙江省瓯海县光明铸字机厂

浙江省瓯海印刷包装机械厂

浙江省瓯海县机械仪器厂

泰兴县印刷机械厂

四川眉山县红星机械厂

大连印刷机械厂

盖县印刷机械厂

温州市上高县印刷机械厂

山西省晋城市第二印刷机械厂

广东省汕头市铸字机械厂

大连第二染织厂

辽宁省辽阳市印刷设备厂

河北省汉光机械厂

河北省泊头市通用机械厂

展销订货地址：北京市阜成门内北土路新华印刷厂内

展出时间：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二日

联系电话：八八九八三一 转 展销会办公室

# 深渊上的虹

——洪都拉斯掠影

郭伟成

## “银山”

特古西加尔巴坐落在青苔的山岭里。沿着弯曲的公路，过乔卢特卡河，就进入了熙熙攘攘的城区。那时，刚下过雨，一轮彩虹横架在如黛的山上，显得格外的壮丽。而这时，一辆辆亮闪闪的土著印第安人车，正从特古西加尔巴（意为“银子的山岗”）驶来。今天的特古西加尔巴，已不再以它的银矿著称，不过，仍然富于田园色彩：青山、绿水、晨、晚间淡淡的雾，飘忽悠远。

本来，我是买好了从墨西哥城经特古西加尔巴当天飞往圣彼得罗——苏拉特的机票。但是，飞机到达特城后才知道，由于缺乏燃料，国内航线已经停飞2天了。机场职员解释说：“没有德士古与埃索（美国石油公司）的‘萨萨’（洪都拉斯航空公司）就不玩了。”后来，随着我对这个国家的进一步了解，才发现，没有“德士古与埃索”，还不止是“萨萨”玩不转。洪都拉斯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达里奥坦率地对我说：“我们的经济是不发达的，至今还是依附性的。”“美元一感冒，我们的伦皮拉（洪都拉斯货币）非咳嗽不可。”本世纪20年代，美国垄断资本进入了洪都拉斯，把这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变成了美国的香蕉园。由于香蕉出口曾位居世界第一，

洪都拉斯又被称作“香蕉之国”。直到现在，洪都拉斯仍然是一个以种植香蕉、咖啡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国。香蕉占到农业产值的70%，占出口总值的39%。只不过，这庞大的香蕉资源仍然操纵在美国果品公司手里。在北部平原地带，从圣彼得罗——苏拉到特古西加尔巴，可以看到许多连成片的香蕉与油棕种植园。当地人，都是姓“标准”的（美国标准果品公司）。

为了逐步摆脱单一经济状况，发展本国经济，洪都拉斯作了很大的努力，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先是尝试实行“进口替代”的战略，争取摆脱对外来经济的依赖。近年来，洪都拉斯又通过开办自由区与客人工业，吸引外国投资与建立。现在，洪都拉斯已经逐步建立起一些纺织、食品与烟草、糖、咖啡等农产品的加工工业，扩大了非传统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仅仅1988年，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就增长了12%。但是，在洪都拉斯最有市场的农业工业，仍然被外国资本垄断与操纵着。总之，整个洪都拉斯还是像“银山”特古西加尔巴一样，既在发展中变化着，又深深打着过去那个时代的烙印。

## 林海

在洪都拉斯旅行，极少看到裸露的地表。国家资源部的官员说，洪都拉斯国土面积的70%为野生植物所覆盖；森林面积占了整个国土面积的

60%。真正是一个“森林之国”。由于人烟稀少，道路通达很少，因此，大多数森林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一位生态学者告诉我，洪都拉斯的森林到底有多少种动植物、植物资源，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到了北方沿海的兰蒂蒂亚与特古西加尔巴附近的蒂格拉保护区。说来，也不过离城市几十公里开外，便已经是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了。远看，绿得耀眼，好像大自画的画师，在那里凝聚了所有的绿色，酿就了旺盛的生机；近瞧，则弥漫着神秘的氛围，不知道那林海的羊肠小道通向什么样的世界。进去不远，已经遮天蔽日了。古树藤萝，竞相生长，争着向光亮处伸去。生在松林的腐殖层上，听着由远而近，风卷起的树涛声，竟仿佛浮在绿色的大海里的。仅蒂格拉保护区就有7071公顷的方圆。以雪松、橡树为主。林间动物自然很多。蒂格拉的热带雨林里有6处长年不断的泉水。

早在1974年，洪都拉斯颁布了“森林保护法”，并建立了国家森林发展公司，保护、开发森林资源。目前，在全国按地域、资源不同，建立了57个生态保护区，蒂格拉只是其中很小一个。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自然财富”的“银河飞里”——普拉塔保护区，占地面积32.5万公顷；中部奥兰齐保护区，占地150万公顷，横跨3个省。其中蒂格拉西部的50%与科隆省的45%土地面积，均在这片原始森林覆盖之下。

据初步考察，这里拥有136种以上的植物资源，树木以桃花心木、胡桃木、雪松等贵重树木为主。桃花心木是最珍贵的热带红木。

10年前，洪都拉斯的木材生产与出口曾一度占首位。后来，有计划地控制了森林资源的采伐，尤其是控制对桃花心木等贵重红木的采伐与出口。目前，全国有控制地年产1万英尺木材，其中35%出口，65%用于国内的加工、消费，包括加工成红木家具出口。洪都拉斯政府也努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使这个森林王国绿色常在。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哥伦布5次远航美洲，直到1502年的第四次航行才到达洪都拉斯沿海，并把这几处命名为“深渊之国”。但是，从16世纪初叶直到19世纪中的300余年，曾经发现了整个新大陆的西班牙殖民者，却始终没有发现，在这个“深渊之国”的原始丛林里，还有一个可以同旧大陆的雅典文化媲美的辉煌世界，那是曾经出现在“深渊”及整个新大陆上空最绚丽的彩虹。只是，在西班牙征服以前，它已经神秘地像它的出现，形成一样，消失在茫茫的宇宙里。这就是坐落在洪都拉斯西部与危地马拉交界的原始丛林中的玛雅遗址。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800年间，玛雅文化是玛雅人的首府，宗教与文化中心。有的考古专家认为，玛雅文化是在玛雅人的原始森林中形成的。然后，向西、向北，传播到中美洲其他地区与墨西哥。出圣彼得罗——苏拉特西而去，我不记得汽车行了多少，绕过多少座山，才到达那个茂密的丛林中。直到现在，你仍然无法从外表断定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峰回路转，古树参天，遮天蔽日，映照着玛雅的金字塔、宏伟的庙宇、精美的雕刻、石像，谜

一般般的象形文字石阶：那风神、雨神、太阳神；玛雅人世俗的统治者与想象中的神祇的石像，所有这些，经过一两千日月风雨的侵蚀，依然保持着总体的完整与全盛时代的神态、气势。令人惊异的，在一块巨大的方形石座上，玛雅人刻下了在这以前的16位部落酋长（统治者）的浮雕像：每一面6个，顶部平面上，雕刻着玛雅人创造的“太阳历”。根据玛雅历法，每年365.24天，分作18个月，每月20天，在剩余5天，是不能进行任何宗教活动的“倒运日”。每过32年调整一次，与人类在通用的历法相比，大约1000年才相差2天。玛雅时代的玛雅人已经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日食与月食的时间。他们在计数中发明了“零”的概念，比大陆要

早800年。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有人在玛雅遗址的外围零星地发现了玛雅文化的一些碎片，但是，真正大规模发现还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考古发掘工作还不间断。在那儿，我看到考古人员在成堆的石碑碎块上，系上小标签，注明发现的时间、地点，有待今后考证、研究。就在不久前，考古人员还在玛雅人的丛林里发掘出一处玛雅人的墓葬。1980年，玛雅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遗产”，从而得到对玛雅遗址与发掘工作的国际援助。但是，洪都拉斯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遗产”，首先是洪都拉斯的巨大财富。在争取到欧洲共同体的援助后，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墨西哥文化圈危地马拉、墨西哥

当我站立在墨西哥城的街头，只见单行线的马路上，并排四、五辆汽车梭梭向前，各种颜色的车身在阳光下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汽车似乎是墨西哥城的主要交通工具。直到我参观了地下铁，才知道墨西哥城的地下铁路也很先进，是普通市民日常依靠的交通工具。

墨西哥城地铁有20年历史。它现有8条地下铁路线，全长141.5公里，都是双线，共有121个车站。地下铁路线纵横交错地伸向墨西哥城各个角落。

这里的地铁离地面是33米，地大多数线路都在地下，但有的也伸出地面。地铁站宽敞，灯光内耀，有出售食品的小摊，也有橱窗明亮、物品精美的商店，有一处正在举行一个“走向星际”的展览，有巨幅照片，有实物，有电视

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像一个地下商场。地铁入口中有一排6个人口处，无人管理。每个进口处都设有自动检票机。

整个车辆驾驶都已程序化，一切都通过电子计算机控制速度及停车。驾驶员只管开门、关门。乘客上车后，司机则按钮关闭车门，然后轻轻提起一个金属圆环，车辆就前进，自动加速。

墨西哥的地铁车厢车窗明亮，座位清洁，乘客间相互礼让，妇女很少站立。乘客只要不出站，可以自动选线调路到达自己目的地。地铁每天客流量约为500万人次，由政府管理，也是一项市民福利措施。

每张地铁票价为100比索（约合人民币一角五分）而各种开支成本约为300比索，由政府补贴。

哥、伯利兹、萨尔瓦多共同制订了一个地区性计划，开辟“玛雅路”国际旅游线路，包括对玛雅世界文明的参观、考察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旅游、度假项目，充分利用人文、自然资源，推动国家的发展。

当然，到目前为止，“玛雅路”还只是一个规划蓝图。但是，可以期待，在玛雅人留下的灿烂轨迹上，会重新出现一道新的更加绚丽的彩虹。

墨西哥城的地铁

美国犯罪又创纪录

美国的犯罪率仍然是世界之冠。

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发表的报告说，一九八八年美国犯罪率创下了新高，达到每千人中有一百一十二人犯罪。

这一数字比一九八七年的一百一十人又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二。一九八八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犯罪率最高的一年。

一九八八年，美国共发生了九万五千六百起犯罪案件，比一九八七年的一万九千六百起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

美国司法部最近发表的调查报告说，实际上，美国百分之二十六的暴力犯罪案件并没有立案，因此，美国实际的犯罪率可能比报告的要高得多。

美国犯罪率之所以居高不下，原因很多。其中，经济不景气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许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

此外，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黑人、西班牙裔美国人等少数民族，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容易产生犯罪心理。

美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它不仅给受害者带来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为了降低犯罪率，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加强执法力度，改善经济状况，以及开展社区教育等。

音乐助手

英国伦敦的几位外科医生在伦敦大学医院的帮助下设计了一种奇特的“音乐手术”。

这种手术旨在通过音乐来治疗某些类型的癫痫患者。患者通过佩戴一种特殊的设备，可以听到特定的音乐，从而诱发癫痫发作。

这种手术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开刀，也不会留下疤痕。而且，音乐是一种自然的刺激，患者可以接受。

目前，这种手术还处于试验阶段。医生们正在收集更多的数据，以评估其长期效果和安全性。

如果这种手术被证明是有效的，它将为癫痫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选择。这对于那些无法通过传统药物治疗的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音乐助手

又一个记录

朱根华

又一个记录

朱根华

又一个记录

朱根华

又一个记录

朱根华

又一个记录

朱根华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玛雅遗址上的守护神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墨西哥城的地铁



